

戴日强 著

台北

给我封直达的情书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台北，给我封直达的情书

戴日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北,给我封直达的情书/戴日强著. —北京:
新世界出版社,2010.6

ISBN 978-7-5104-1027-7

I. ①台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9319 号

台北,给我封直达的情书

作 者:戴日强 著

责任编辑:余守斌 曲静敏

责任印制:李一鸣 黄厚清

特约编辑:李 婷 李佳婕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+86106899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90×1240 1/32

字 数:160 千字 印张:8.25

版 次: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04-1027-7

定 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(010)68998638

序

王剑冰

戴日强是我认识的一个很有才华的新生代作家。

那还是 2009 年举办的蔡丽双杯“祖国情”全国大学生散文诗的一个赛事上，我做评委，在阅读了无数篇的作品后，选出了所喜欢的好作品。其中就有《太阳升起的时候》。而我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，是在内蒙古的一个小镇，那里四周是茫茫无际的沙海荒漠，这些充盈着无尽青春气息和盈盈情感的作品，竟然能使我心生绿洲，满目清漪。后来便有了北京的颁奖会，一个极有气质的小伙子向我走来，他成为我认定的好作品中的一位作者，他就是戴日强。而后戴日强的发言又是那么的紫玉频出，笑口夺人，让人感到这真的是一个热情似火、才华横溢的新一代学子。

此后我更多地读到了戴日强发表在《读者》、《散文诗》、香港《文艺报》等报纸杂志上的作品，还有长篇小说《木棉花又开》、《那年榕树下》等。

戴日强不是一个张扬者，他喜欢默默地在钱钟书之类大师的文字里徜徉，常以幽默的表情看待那些浮躁与夸张。他爱自由流浪，让脚步踏过很多没有被脚步踏响的地方。他还奇妙而独特地钟情“闽台”的霹雳布袋戏、歌仔戏、高甲戏，以及 DV 摄影，并能弹一手顺耳的吉他。没事的时候，也会拼命地一部又一部地陶醉在港台或国外电影中。总之这是

一个爱好广泛而又独来独往的人,对自己的事情,总是先行于前,干出结果再由人评说。让人想到闹市中有人插标摇幌高声叫卖,有人沉默不语,只把好东西过人眼目。

我曾去一些地方,总有当地的朋友避开喧闹与繁华,将我引入偏僻,去寻一坊好菜,一坛老酒。门脸或许不大,设施也并不豪华,却能让你尽享其里,醺醺而出。戴日强给我们展示的东西或可就是这样一种感觉。

几日不见,戴日强又拿出了《台北,给我封直达的情书》,紧张繁忙的学习之余,竟有如此大兴,不只是高速度的码字功夫,更是那了得的构造技艺。他似乎钻研过小说的做法,知道在哪里下笔用劲。因此小说不仅有唯美成分,更有奇情妙节。这里有历史的深度,也有现实的广度。尤其是将人物命运同不久前发生的汶川大地震联系起来,更有了现实意义。爱情的主线,使得小说有了可感与可读性。让人想到从一门口过,而不得不被某种东西引而深入,那或可是味道,或可是风景,或可是说不清的某种感觉。进去后自然会被招引得曲径回廊,堂室屏风,无尽妙处,尽得其中。

戴日强是一个有想法的人,或者说是一个有思想的人。他曾是中国大学生灾区志愿者,进入过 2008 年中国大学年度人物百强、搜狐 ChinaRen 校园大使等。

在这个时代,没有思想的人是不好立足的,没有思想也就等于没有行动的目标。我很是希望当今学子像戴日强这样的越多越好,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,才会变得丰富多彩,心气盎然,而这也是需要戴日强这样的才子来做出典范以引领的。

王剑冰:全国鲁迅文学奖二、三、四届评委,河南省作协副主席,《散文选刊》主编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目 录

第一章 被风吹过的夏天	001
第二章 伤城未央前	045
第三章 以梦为马,生如夏花	084
第四章 人,生来就寂寞	125
第五章 海峡救赎	170
第六章 黎明破晓前	210

第一章 被风吹过的夏天

(1)

台湾,微雨。

在南方,下雨是最平常的事儿。

可说平常倒也不平常——

人生二分之一的相思泪都倾泻在这里。

.....

雨打芭蕉,似南音。

台北一处陈旧的民居内。一位胡须斑白且病重的老人突然从竹席上坐起来,透过蒙着心事的玻璃窗,再一次想起龙眼林里的往事,仿佛回到闽南故土一般,他轻叹着,回头看了看摆在桌上的透明玻璃瓶和挂在瓶身上的妈祖护身符,难以忘却的小镇往事如泛黄的胶片光影一样再次浮现。他似乎又看到那个绑着麻花辫子的女孩,坐在龙眼树枝上,浅薄的微笑像纸一样单薄……

“子涵。”老人轻嚷着。他在梦里多少次呼唤她的名字,那些年轻时的记忆:小镇、小桥、山头、夕阳西下、炮火四起……

他又突然想到范缜的《离思》,便感伤地吟着: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……”

可话还未说完，他便咳嗽起来……

此时，他的孙女听到咳嗽声便跑进他的房间。

“阿公，没事吧！下雨了，还是躺下好好休息吧，身体要紧。”说完，女孩用手抚了抚他的后背。

“我没事。”老人摆手说，可一抬头却发现孙女神情哀伤，反倒关怀问：“子涵，你怎么那么憔悴啊，哭了？”

戴子涵是老人认养的孙女，也是台湾大学医学院的学生，同时也是台湾著名歌仔戏小旦石惠君的弟子。老人的话似乎揭开了她的伤口，上午在台北忠孝东路的 sogo 百货商圈里，她紧紧地拥抱着一名男子，那是她深爱的男友，一个弹钢琴弹得很优雅的、写字只写隶书的男生。

她苦苦哀求他不要离开，她愿意为他改变一切。可他坚持要分手，分手的理由并不是他要去洛杉矶读书，而是他不喜欢女生，他说其实自己是同性恋。

听到这句振聋发聩的话她只能发呆，她无法抱怨他带来的伤痛，她怎么又能去勉强他这个分手的理由呢？她能怀疑他说假话吗……不能。

……

老人心忖着：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，也不要去打搅那个人的幸福家庭了。但孙女还有机会去大陆，倒不如……

于是，他平静地说：“子涵，你帮我把桌上的瓶子和妈祖护身符拿过来。”

女孩顿时回过神来，她连忙把瓶子和妈祖护身符递到老人手中，她心忖着：这两件东西对阿公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它们不可能仅仅是闽台的风俗和信仰那么简单，阿公经常看着它们发呆，而且一发呆就是大半天，甚至是泪水纵横，可阿公总是不告诉她到底为什么，也许他有一段难以释怀的往事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甚至更久……

阿公曾告诉她给她取名叫“子涵”是因为另外一个女子，而自己小时候也常常看到阿公看着一封陈旧的家书陷入深思，那时候她总会问阿公为什么信封上老写着“子涵”又为什么姓“林”，那时阿公总是匆忙地收起信，也不说什么原因。

或许海峡的另一边真有一个叫“子涵”的女子，她也许是阿公年少时的挚爱，因为阿公真的终身未娶，而且常常独自一人翻阅“林子涵”的信。然而他们为什么未曾再见过面？关于这些，阿公从未提起过，她期待着有一天去大陆寻找这个埋藏已久的故事。

他端着瓶子和妈祖护身符，一股炙热的暗流从他心底直冲喉咙，像是火蛇一般令他哽咽。

老人静默，再回首已是半个多世纪前了……

(2)

在南方，雨是最平常不过的事。于是便有听雨、赏雨、淋雨等雅事。

如果把雨比作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子，那么“听雨”是隔岸聆听她的幽怨与心伤；“赏雨”就是台下窥视她的娴静与舞姿；“淋雨”则是近在咫尺地相拥，或是浅浅的吻。

时光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——

福建泉州府一所学校里，夏日的炎热经雨水连绵不断地洗涤后，显得如此潮湿。

下午活动课。由于是下雨天，学生们大多跑图书馆自习，因此图书馆的座位像是流感时期的口罩一样，常常被一抢而空。靠着窗子的座位上挤着几个穿着黑色校服的男学生，他们一开始为争座位而细声嚷嚷着，可吵着吵着就变成了对战事的议论。

“你们还抗日呢，还什么怒发冲冠、粉身碎骨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根本打不赢日本，为什么还要打，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？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什么意思……”谁也没想到吵到最后那个学生会憋出这句话。

“阿财，饭可以随便吃，话却不可以随便讲。”站在一边的黄少华愤愤地说。

“我只不过是就事论事。”他回答。

“没出息的东西，你娘养你有什么用……”黄少华终于忍不住骂出来了。

“俗话说宁做盛世狗也不做乱世人。你是不识时务，你这样无谓牺牲就对得起父母？你还有脸骂我。”

“杜添财同学，试问下你是否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？你还是不是中国人，孟子有云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我们男子汉大丈夫之所以能在世上立足，靠的就是骨气……”此时书架后面传来另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。一位在书架旁看书的学生忽然拍着桌子掷地有声地说。

“好样的！戴秋生……”黄少华鼓掌附和着，旁边几个学生也跟着鼓掌。

杜添财本想反驳，可惜早已辞穷理屈且势单力薄，像是被扫地出门的老鼠，它想再次潜入宅里，可是宅里突然养猫了，想要夹着尾巴溜走，可留有扫把印的屁股若面向观众展览也够丢人的。

“我就是想当汉奸你又能怎么样？”

“是汉奸的话我就揍死你。”戴秋生也没有让步的意思。

“有本事你就来打我啊！”杜添财也坚决地回应着。在学校里打人是会被开除的，他知道像戴秋生这样好不容易考上高中的乡下人一定不敢动手的，这样他们还是拿他没办法。

可是他终究是想错了，戴秋生丝毫没有犹豫就一拳打过去，在他心中正义爱国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

杜添财直接被一拳打趴到地上，他捂着发育的脸骂道：“算你有种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见政教处主任，你等着被开除吧。”

戴秋生并没有退让的意思，坦然地说：“你尽管去，我就算被开除也要打你……”

而此时刚进门的图书馆管理员用雨伞敲了敲桌子。

“肃静、肃静，这里是图书馆。你们想干吗？”

黄少华连忙把戴秋生劝开，杜添财也知趣地离开了，他犹豫着要不要去报告校领导，学校确实明确规定无故打人是会被开除的，可是他被打却是因为……

图书馆片刻安静了，如镶嵌着北极星的夜空。

四周的人都对戴秋生投来佩服的眼光，而二楼的栏杆旁，一对玛瑙一般明亮的眸子正注视着戴秋生的一举一动，并没有人注意她的沉静与美丽，她隐在图书馆的深处，瘦如一篇宋词。

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，或许这一次意外的窥视让她懂得了什么是情窦初开，那清俊而又消瘦的面庞如闽南的稻田一样明朗，还有那悠远而又藏着淡淡忧思的眼神。

或许喜欢上一个人真的可以是一秒钟的事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。

静静的，在这一串雨季的思念里。

那女生慢慢地走下楼梯，然而羞涩的芳心却不知道把情窦初开的心事述说于他。徘徊了许久后她还是走到书架后面。

可，那个叫戴秋生的男生却不见了。

少女很苦恼，她似乎有点后悔一开始的矜持而没把握住机会去认识他。正当她懊悔着要扭头走开时却又从书架的缝隙里看到那悠远的眼神，瞬间交错而过。

戴秋生也迟疑了一下，又继续找书。而她羞涩地转过身以为他看到了自己，双颊绯红。

她缓缓地绕过书架，鼓足了勇气要去打招呼……

“阿生，走吧……”不远处的黄少华唤着。她连忙闪进书架后生怕黄少华看见。

可是心仪的男生就这样走开了，如没有方向的风一般，静静地凋零而不留任何痕迹。

.....

戴秋生是泉州府南安县十九都人，因为是秋天生的，所以他阿公给他取名秋生。

穷苦而淳朴的农民并不会寄予太多期望在他的名字上，仅仅是秋天出生的意思。阿公很早就离开了他，等懂事了长辈常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取名秋生是希望他能收获粮食、收获财富。戴秋生从小就过着拉紧皮带当吃饱的贫困生活，因此他能明白人世的苦。

“秋生”这个名字给予他更多的是金色的梦，像是向日葵一样永远向着阳光。

闽台人称呼人的方式很喜欢取出一个通俗的字，然后在前面加一个“阿”字，特有亲切的味道。

阿生，他有的只是最淳朴的乡村生活，却怀着年少时的金色梦想。

六都洪溪村的成年男子则是大多外出经商，他们出生时很好地遗传了古老的闽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，虽然不靠海，但是他们都经营水产生意，而且一不小心还真的闯出了名堂，所以闽南除了盛产麻花辫的美女外也盛产华侨。麻花辫子是闽南姑娘的美丽标志，也是蛇崇拜的演化，其实麻花辫子就有蛇的影子，也许是因为闽南的男子害怕成天与蛇为伴所以被迫跑到外地经商，但是闽南人所谓的天赋确实是被残酷的现实“逼”出来的。

黄少华就是出生在洪溪村土楼脚的商人家庭，所以他就是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，好比破壳出生的小鸡一样，一出生就“没有”父亲。黄少华的父亲早年当建筑工，在少华出

生后不久他就跟船下海，在船里生活的五六年里基本是日升日落、潮起潮落的美丽海景维持着那些零碎的希望。
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黄少华的父亲仅仅因为一个念头不辞而别，彻底告别了这条和尚船，像是一只窜出荆棘的飞鸟一般，他固执而痛苦地前进着，这是闽南人遗传的任性，这也成全了他富甲一方的梦。

.....

闽台有着很浓厚的宗教文化，当然，这并不是简单的迷信，里面不可缺的就是“木偶戏”、“高甲戏”、“歌仔戏”、“梨园戏”、“打城戏”……

每回锣声一敲响，台下总会摆满竹椅子、小板凳，戏台下也总有一群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你追我赶着，他们不为看戏，只是想在这个黑夜里找到属于他们不寐的童年以及戏外懵懂的欢乐，他们是一群欢乐的孩子，他们会成为下一代戏迷，沉醉在那一个沉默的夜晚。

戴秋生和黄少华就是钻戏棚时认识的。小男孩们的相识很简单，无非就是干上几场小架，今天我把你裤子扒了，明天你把我压在屁股下，然而这些便是戏台下的童真，一份属于他们的美好的相册。

(3)

放假回到家里的第一个早晨，戴秋生先去了趟村里的龙眼林，听听那些熟悉的声音。

音，也许长大后再来回忆龙眼树下奔跑的味道，那是一件多么温馨的事。

只是今天的龙眼树下如此安静，安静得心伤。

片刻平静后，戴秋生又想起如今烟火四起的祖国，倭刀下又将扼杀多少美丽的童年？仿佛又是那一片秋季的萧瑟，在龙眼林里，枯黄的是叶子，哭红的是眼睛，只是这里的井水不会干枯，她永远养育着四周的人们，沧海桑田，而那些遥远的记忆，在炮火中无处安放……

龙眼熟了，这也是孩子们收获笑声的季节。只是这些年的笑声瘦了些许，因为快乐着忧伤着……

此时，秋生突然发现今天的龙眼树下站立着一个女生。

两瓣麻花辫子依在肩上，洁白且带有点冷色调的手臂和小腿是夏日里最清凉的诱惑，一袭白衣，或许只是一件白衬衫的校服，只是在戴秋生眼里如天使的翅膀。

她试图去摘枝上的龙眼，可又够不到。

看着她焦急而又恬静的样子，秋生笑了笑，他并没有马上跑过去帮她，他只是不希望打破这美好的一幕，哪怕这里面存在一百种可能，他只是希望她洁净的身影永远是龙眼树林里最浪漫的风景，不会因为任何风吹草动而改变。

戴秋生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的背影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她是雨巷里走出来的结着愁怨的姑娘，她永远不会把她忧愁的面容对着心仪的人，她总是把一怀愁绪安静地埋藏在心中。她永远给江南的游人一个消瘦的背影，一份淡淡的忧伤。

他发现自己迷上了这个女子的背影，迷上了这份感觉。于是，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静地走了过去……

“需要帮忙吗？”戴秋生走近后鼓足勇气轻声说。

听到他的话，那女子转过头。

戴秋生愣了下，他不知道她会是如此美，雪白的脸蛋像是蒙着一层月光，尖尖的下巴，还有那双似曾相识的眼睛，仿佛昨夜的庄周梦，又仿佛一个沉默的等待。也许只有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能够形容她的长相，只是刘海下的眸子如箫声般如此悠远、如此凄美……

秋生默然生起一份直觉：如果似曾相识是最初薄荷般的感觉，那么久别重逢是不是最后海水般的味道。

她也愣了下，眼前的他不就是图书馆的……

“你是戴秋生？”

戴秋生吓了一跳：她怎么认识自己？

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嗯！我们之前见过？”

她本来想说她在图书馆看到他，但是她想了想还是没说，因为她当时扮演的是一个爱慕者的角色，而今天他们面对面的接触，如此近，近得她都喘不过气来。

她突然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明自己认识戴秋生，情急之下她指了指树枝上的龙眼说：“对了，我想……”

戴秋生会心一笑，爬树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，何况是为她效劳。于是他爽快地点了点头便轻松地爬上了树干，并熟练地折下一串龙眼扔给了她。

接到龙眼时她心里一阵温暖，不单单是因为得到他的帮忙。在少女的心事里，心仪男子所“赠”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如此值得珍藏，何况是这甜蜜蜜的龙眼，未吃前她内心早已一片甜蜜……

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撕开龙眼皮。

不知道怎么的，戴秋生发觉她吃龙眼的样子特别可爱，小小的嘴唇在嫩白的龙眼上轻轻咬一口，一种很水的感觉，如此诱人、如此香甜，像是鱼儿浮出水面冒出的气泡一般水灵。此刻他都有变成龙眼的冲动，那嫩白的龙眼肉便是自己的嘴唇，那么就可以……

想到这戴秋生突然觉得这样的幻想是对她的不敬，于是他马上问道：“对了，你看样子不像本地人，闽南话也带有工业化的腔调，你是哪的？”

“天啊，怎么说是工业化的腔调，我也是泉州的，住在城里，这回是来亲戚家做客而已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，城里人哦，怪不得不敢爬树。”

“我敢啊，怎么不敢，只不过我穿……”她略感委屈地说。

“穿裙子不是理由，穿裙子更好爬树。”他笑着说。

“那你好好看着。”

她知道自己其实没爬过树，只是有点好强，而且她不希望暗恋的男生面前丢脸，于是她便试着爬树，可是她试了好多次都上不去，手心还划破了几道小伤痕。